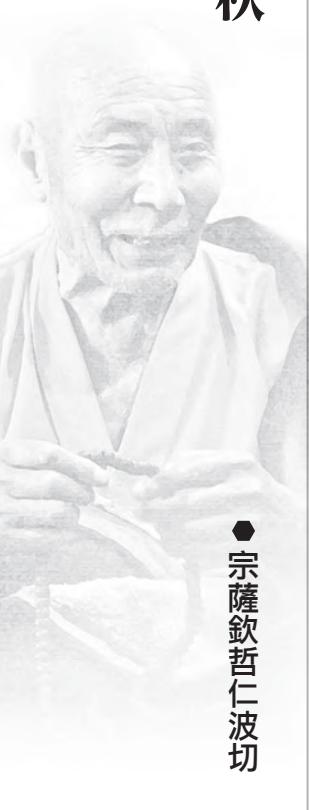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堪布

貢噶旺秋



● 宗薩欽哲仁波切

西藏人有很多壞習慣，其中一個壞習慣，就是經常有人把一個人的名字所代表的階級，看得比那個人的品質還要重要。舉例來說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或是真是假，我現在用蔣揚欽哲仁波切轉世的這個名字，上一世欽哲仁波切正好是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的老師，所以從階級的立場來看，我坐得比堪布高。但在今天晚上開示之前，我要先告訴你們，不該受座位高低的騙。實際上就是因為階級的緣故，讓我吃這樣的苦頭，必須坐得比堪布高；其實堪布比我更有學問，又是一位好的修行人，更是我的老師。

雖然這樣說，有時候頭銜或階級還是有它的功效，如果不是因為這個頭銜、名字或階級的緣故，堪布仁波切不會在這個地方。因為如此，我現在要講個短故事給大家聽，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。

我永遠忘不了一九八二年的冬天，那年我在錫金的西部，預備建一所小學校。那裏非常落後，沒有電，那天晚上，連燈都沒有。正當我站在陰暗的小房間裡發愁，身邊圍繞著幾個無計可施的出家伙們，和一堆堆散亂四處的帳單與文件時，突然，冒出一個渾身包裹著破布片，背後背了一個大包包，又瘦又弱、面顯疲憊的老先生，一見到我便頂禮三次，滿眼含淚地向我獻哈達，激動得擠不出一個字。我詫異地望著這位不知哪冒出來的何許人物，並追問他的身分。他說：「我是貢噶旺秋，我今天到這裏來，是因為你叫我來的。」

我驚奇的望著站在面前，看似衣衫襤褸的乞

丐，竟然就是著名的西藏著名學者「貢噶旺秋仁波切」，一個地位崇高的堪布。我不禁狐疑，他流個不停的淚，究竟是因為重見上師轉世（宗薩仁波切是堪布貢噶旺秋的上師——蔣揚欽哲確吉羅卓的轉世）的喜悅，還是因為憶及上師之種種的深切傷懷。他淚眼婆娑地，斷斷續續述說著一路的艱辛之旅與此行的目的。

我二十二歲時剛好完成佛教哲學的訓練，我問我的根本上師，我這一輩子該怎麼過？多半根本上師都回答，我這一生應該努力試圖恢復宗薩佛學院。宗薩佛學院，以前在西藏是非常聞名的一所學校。一直到今天，實際上在西藏一些最出名的學者、作家，尤其是薩迦、寧瑪和噶舉這三派，大都出身於宗薩佛學院。除了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，是從宗薩佛學院畢業，另外，現在很出名的，還有在美國的種巴仁波切、達湯祖古，與常來臺灣的堪布阿貝仁波切等，這些學生都做了很多佛教的事業。

文化大革命是件很大的災禍，所以當我的上師要我試圖恢復宗薩佛學院時，我不只沒錢，甚至沒任何主意來恢復學校。現在回想起來，真的不知當時那種狀況，如何能將學校發展成今天這麼具有規模。到今天為止，宗薩佛學院大概有來自一百一十所不同寺院的僧侶到這裏讀書。當然現在宗薩佛學院還不算是很大的大學。

要建立一所學校，師資是最基本，也是最重要的。我不知你們對這瞭解多少。舉個例子，我以前在研讀《般若經》時，那時十八個人共用一本教科書，狀況是如此艱苦，所以當我的上師跟我說，應該要恢復宗薩佛學院時，這實際上是件非常巨大的工作。

八十年代初期，中國大陸還沒有開放，但那時和外界的溝通已經開始了。所以那時我偶爾會碰到剛從大陸逃出來的人。那時我聽到他們說，有幾位畢業於宗薩佛學院，非常有學問的學生還活著，分別是堪布倩拉興給、目前擔任四川宗薩佛學院校長的貝瑪達木卻，還有堪



布貢噶旺秋仁波切。我曾試探性的寫了一封信，陳述我建校的願望，寄到學術地位崇高的宗薩大學，屬名三位傳聞歷經多年勞改，仍尚在人間的傑出學者。當時西藏地方高深莫測的情勢，很難想像那封地址不確定是否有效的信件，能夠到達目的地的機率有多少。那時我根本不知這三位堪布的地址，我寫了很多信，也錄了錄音帶寄去，跟他們說，我應該是確吉羅卓的轉世，或有人把我看成是確吉羅卓的轉世。現在我的上師要我恢復宗薩佛學院，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佛學院的重建尋找老師，三位堪布如果可能的話，最好都來，至少希望有一位能到印度來見我。

堪布倩拉興給是其中最資深的，但是他的兩隻腳在文化大革命時受傷，沒辦法到印度。堪布貢噶旺秋那時還在監牢裏，他先接到我的信，然後收到錄音帶。後來與堪布仁波切重逢談話時，他告訴我從接到信的那一天起，他就下定決心，只要他從監牢被放出去，就會立刻趕到印度。

在文化大革命最嚴重的時期，所有的事都非常嚴格的限制。那時不要說沒有經書、論著可以看，甚至喉結都不能動一下，只要喉結一動，獄卒馬上會說犯人一定在偷偷念咒，反革命等等。貢噶旺秋仁波切在這種狀況之下，最先教獄友經論的本頌，當然他是用最秘密的方式教的。幾個月之後，當學生把本頌學完了，他就開始教導解釋本頌的論著，同時該挖地就挖地，該割草就割草，勞動營裡該做的任何事情他們都照做。在堪布貢噶旺秋被關期間，所有佛經早已被毀壞的情形之下，曾講述全套的經典哲理給獄友們聽，自始至終毫無遺漏地口述。堪布仁波切說，他們的監牢原來是個寺院，大便小便都在那個地方；在二十年的牢獄生活中，唯一的娛樂就是看著牆上壁畫所畫的佛本生傳記。

一九八〇年，堪布仁波切在牢裡得知上師蔣揚欽哲確吉羅卓的





■ 蔣揚欽哲確吉羅卓

往生及轉世，知道我建校的願望，就立即決定了這趟印度之旅。一九八一年初，仁波切被釋放，首先前往協助妹妹蓋房子，這是他唯一存活的親人。之後，他便閉門潛修，直到接獲我邀請前往印度的信函，便急促地開始計畫離開西藏。當時，西藏地方的

情勢仍十分敏感，人與人之間尚瀰漫著沉重的恐懼氣息，未雨綢繆之計，就是堪布貢噶旺秋悄悄出走，讓村民以為他仍在閉關，以免引起村裡騷動。

於是，仁波切展開了第一站北藏拉薩之旅，一路蜷縮在卡車的後車廂，行走了許多天。為避開軍方的監視，他捨棄方便常用的路徑，選擇了艱辛的長途跋涉，經凱拉克山（Mount Kialach）步行到印度。這是一段涉艱履危、備嘗顛簸的長程旅行，若非同行藏胞的慷慨與仁慈，堪布恐怕無法活著走完這段旅程。跨越西藏與尼泊爾的邊境，是讓堪布貢噶旺秋最感恐懼的時刻，橋兩邊村莊的緊張對峙、相互監視，逼使堪布躲入羊群之中，避開被發現的恐懼。當他雙腳踏上尼泊爾的國土，頓感這趟路程的最大障礙已經過去。

我不知道他當時的想法，只能猜測他的老師——蔣揚欽哲確吉羅卓是二十世紀最偉大、最頂尖的上師。而三十年後，他看到坐在法座上這位年輕、被寵壞的人，應該是他上師的轉世。如果今天的情況是相反的，我處於堪布的這個位子，要我去服從一個年輕、被寵壞的人的各個指示，其實是蠻不容易的。所以，這就是為何有時頭銜或階級是有幫助的原因。我一直認為，實際上不是因為我，或是我所具有的品質，而是因為我有個頭銜。不是抱怨，實際上我蠻驕傲的，如果



自己的名字都可以做這麼多事，也蠻值得的。所以，如果明天你們弄個更高的座位，我也坐；這就是我想講的短故事。

以這個故事為引子，我要你們注意一個足堪做修行人典範的噶當派故事：有位噶當派的修行人，聽到老師對自己說：「我的孩子呀！你一定要好好修行。」這位學生就想：「我的上師一定是要我回去讀經。」幾天後他的老師來了，看到學生精進努力的樣子，就講：「哎呀！讀經太好了，但除了讀經，還要修行佛法。」這個學生想：「喔！老師說修行佛法，那一定是去繞塔囉？」於是他就去繞塔。過了幾天，老師又來了，看見繞塔的學生，又說：「孩子呀！你現在做得太好了，但除了這個之外，你還要修行佛法。」這個修行者又猜測：「老師的意思一定是修定。」後來，因為這種情形一再重複，修行人忍不住問老師：「師父，您每次叫我修持佛法，我都有遵照您的話去做，但，你還是不斷提醒同樣的一件事，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？」老師回答：「放棄你對於此生的執著！」「只要你認為這一生這些東西是有價值的，你就不是在修持佛法。」這個故事我聽了好多遍，也看了上百遍。故事當然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它，我自己沒辦法過這種日子，但坐在我左手邊的堪布貢噶旺秋，他就過著這樣的生活。其實以他的能力、知識，他可以得到這一生想得到的東西，但是這些東西他絕對沒有興趣。

堪布仁波切到印度後我非常高興，馬上召集了學生。第一件事就是趕快替他做一件新袍子，因為他那舊袍子真難看。在抵達宗薩佛學院，結束全程七個月，翻山涉水、冒險前來印度的徒步之旅後，體能衰疲的老堪布，只休息了兩天，便全然地投入建校的工作。那時學校並不富裕，我們只有少數不同年齡的工作者，連睡覺的房舍都不敷使用，更別提蓋學校了。於是，我的臥室變成教室，收容了來自極少的藏族難民的二十個學生，就這樣因陋就簡地成立了學校。我還





■ 堪布貢噶旺秋（左）與宗薩欽哲仁波切

記得當時只要一下雨，就到處漏水，但是只要堪布仁波切一開始講課，就絕不願意停下來休息。學校當然有很多人希望週末、假日放假，但當我跟堪布講，該放假了，他的回答卻是：

「啊？為什麼？我們沒時間了！一定要把這個論或至少這個偈頌講完。」

他教得太努力了，以致病得很厲害；早上的課通常到十二點半才講完，講完了就躺在床上。那時我又得運用我的階級對堪布說：「您不能這樣子，一定要停下來，然後去醫院看病。」當然，堪布仁波切因為對欽哲確吉羅卓這種極大的信心和尊敬，以及我是確吉羅卓的轉世，所以堪布仁波切答應馬上去醫院，但他還是不肯休息。

在這草創期間的第一個月，堪布貢噶旺秋的健康情形非常糟糕，卻一再地拒絕休息，認為年事已高，需儘快的將自己所學傾囊相授。後來我才搞清楚，教書是讓他休息最好的辦法。堪布仁波切上課時間是早上六點開始到十二點半，這中間只有兩堂課，每一堂課時間這麼長，又不願意休息，對年長的他而言是多麼辛苦的一件事。但這跟他在監牢裏做的相比來，根本不算什麼。也許就是這份弘法的急迫與飢渴，迫使他生存下來，傳法變成他的呼吸。宗薩佛學院也在堪布貢噶旺秋的卓越教學，並戒律嚴謹的管束之下，迅速地發展，其後從錫金遷移到印度比爾。自此，在堪布貢噶旺秋弘法的虔誠專注之下，帶領出十多位堪布（相當於藏傳佛學院的博士學位）。

宗薩佛學院建立後，學生越來越多，堪布仁波切歡迎任何一個人。如果任何一個學生有兩個腦袋，屁股上長了尾巴，堪布仁波切也不會問他：「你到底是哪一個。」只要有人想學習佛陀的智



慧，仁波切都歡迎。身為一個佛法的修行人，我們能經常看很多的經、論，但是，碰到一位可以成為修學模範的人卻是非常不容易，這種人非常少。我覺得堪布仁波切是一個活生生的典範，因為我們有這樣好的功德，堪布仁波切才用他那雙肉腳，還在我們地球上走來走去。也許二、三十年後，我們可以講：喔！曾經有一位大師如何如何……但是這樣講沒用，至少現在我們能活生生的看到他。所以我要求大家，好好看一下堪布仁波切，同時我衷心建議你們別看我……。

現在堪布仁波切已經從我手上接管北印度宗薩佛學院，因為他對於宗薩欽哲仁波切名字的尊敬，到現在都還經常問我：「我該不該做這件事呢？」或「我該怎麼做……」這類問題。我最近還用很強烈的語氣跟他說：「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，不要再問我了。」事實上我相信堪布仁波切比相信我自己還多。堪布貢噶旺秋教會我三件事，他的弘法超凡意志力，他對上師的純然虔敬，及對釋迦牟尼佛的極度忠誠，我全心的希望，能有更多的眾生像他一樣，我希望自己能夠像他一樣。

最後，在座有許多人是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的學生，包括我自己，我們都祈禱、發願，希望堪布仁波切能活得長久。如果我們想要達到這個目的，有一件我們立刻可以做的事，就是放生。我兩年前就開始做放生，希望大家也以個人的身分這樣做。不要想跟我一起放，我經常會忘掉；不管你在哪裡，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，我想現在我該閉嘴，趕緊離開這個法座了。🕉

編按：貢噶旺秋仁波切已於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凌晨，於近「北印度炯達拉宗薩確吉羅卓佛學院」閉關房內示現圓寂。



轉惡緣為道發願文

——大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在獄中二十一年每天唸誦的發願文

皈依上師三寶，
以慈心、悲心、菩提心，
對迷惑不知自己本來面目而生輪迴幻相的如母眾生，
發此善願。

願我的身體、受用、語言、心意和三世所造善根，
都成為無量眾生證圓滿菩提的因，從輪迴中解脫。

有些人因我而生起信心，有些人因我而生起貪心，
更有些人因我而生起瞋心。
不管他們生的什麼心，跟我結什麼緣，只要跟我結上緣的眾生，
願他們都因此而成佛，使此緣富有意義。

雖然我並沒造惡，但他人卻生瞋心，
視我為殺父仇人的屠夫，直接或間接的攻擊我，
願有天我能以法讓他滿足。

以餵養豬狗般地供給我衣食臥具，
怒目打罵、凌辱毀謗、揭發我過失等，
願這些令人心生畏懼的一切行為，都成為成佛的因。

因往昔我造業傷害他人，今日我受業果遭他傷害，
願此成為善因，將來無害于他。



身體是輪迴中一切傷害的因，深知自取的身體讓自己受苦之後，願所受的苦成為菩提道的助伴。

因我的善及清淨的增上意樂力，願以父母兄弟姐妹為首之慈愛親人，和一切有緣者，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願無吝惜施我衣食、藥物、金銀等財物之男女檀越，圓滿布施，令佛歡喜。

願供給坐臥寢具、生計資具，疾病時給予慈愛照顧，且對我恭敬之服侍者，持戒圓滿得相好之身。

眾生多生為我父母，我卻無慈愛心、無珍惜的役使騎乘、馱運、吃喝其血肉及奶。願他們圓滿忍辱儘速成佛。

總之，願所有與我有緣之眾生永不墮惡道，生生世世值佛出世，聞佛說法、發菩提心成佛。

願我日後一旦如文殊、普賢、觀音等菩薩時，如所發願般，成為等虛空眾生的怙主。

因上師三寶的慈悲以及業果無欺的真實力，願我熱忱所發之願都達成。

本文整理自北印度宗薩佛學會·正法源學佛會官方網站
<http://www.chokyilodro.org/>